



一念执着， 一念相思

网络原名：《神仙肉》

上

一念执着



一念相思

一度君华 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念执着, 一念相思 / 一度君华著. --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3. 6
ISBN 978-7-5057-3195-0

I. ①一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9508 号

书名 一念执着, 一念相思
著者 一度君华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10×980 毫米 16 开
26 印张 301 千字
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195-0
定价 49.80 (全二册)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
一念花开，
写尽人生百态。

一念花落，
道尽虐恋情深。

那一日，
你为古刹，我为青灯，
一直相伴相偎，心中是甜蜜的幸福。

那一月，
你为流水，我为落花，
形影不离，漂浮间，一起游走了整个大荒。

那一年，
你在苦海浮沉，
我在岸上与你遥望，

你浅浅的笑意，深深的情意。
我淡淡的表情，浓浓的爱恋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
一世情缘，你才是我最初的依恋。

Especially

目录 ● CONTENTS

第一章 · 人生若只如初见 · 001

于千万人之中，遇见你要遇见的人。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迟一步。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：“哦，你在这里吗？”

第二章 · 背立盈盈故作羞 · 023

我要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，总有这么个人。

第三章 · 等闲变却故人心 · 056

“生死契阔，与子相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是一首最悲哀的诗。生死离别，都是大事，不由我们支配的。

第四章 · 一片幽情冷处浓 · 087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；而对于有些人而言，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

第五章 · 说着分携爱泪流 · 110

失望，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，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。因为有爱，才会有期待，所以纵使失望，也是一种幸福，虽然这种幸福有点痛。

第六章 · 何如薄幸锦衣郎 · 128

爱情本来并不复杂，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，不是“我爱你”、“我恨你”，便是“算了吧”、“你好吗”、“对不起”。

第七章 · 泪雨霖铃终不悔 · 148

爱火，还是不应该重燃的。重燃了，从前那些美丽的回忆也会化为乌有。如果我们没有重聚，也许我会带着他深深的思念执著，直到肉体衰朽。

第八章 · 比翼连枝当日愿 · 194

你的心就是我的海角和天涯，我不能去得更远。我们此生共赴天涯海角，不是游走半个地球，而是人间相伴。

第一章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于千万人之中，遇见你要遇见的人。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迟一步。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：“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

清虚观知观容尘子的卧房里有一处密室，内置红罗帐、象牙床，床头放多宝格，床外摆了一副绘有《牡丹仕女图》的曲屏风，屏风外间又置衣架、盆架各一副，镜台一张。西南角落里设镂空鎏金香炉一座，香烟袅袅，俨然女子深闺模样。

密室的开关设在外间卧房的山松图上，夜间无人时分，容尘子隔三岔五便会到这里来一趟。

此时正值三更，容尘子沐浴后独自进了密室，用火折子将壁上的罗汉灯点燃。室内光线渐渐明亮，榻上重重垂落的纱帐后竟然隐约地躺着一个人。

他往香炉里加了两勺驱邪避难香，以水净手，缓缓撩开纱帐。红色的纱帐中竟然躺着一个女人，着白色纱衣，曲线玲珑曼妙。此时，她双手交叠放在腹部，美目紧闭，如同熟睡。

容尘子以锦帛覆其手腕，仔细为她把了脉，遂凝神画符，冲了一杯符水给她。她没有睁开眼睛，却紧闭双唇死也不肯饮。容尘子摇摇头，又往符水里调了两勺砂糖。再喂时她微张樱唇，乖乖地喝了。

容尘子搁下杯盏，这房中再无旁人，他却衣衫整齐、举止得当，绝无半点逾矩之处。见榻上人并无醒转的迹象，他翻了翻多宝格里的经书，随手抽了一本《枕中经》，替她念了半个时辰，女子依旧不语不动。容尘子念罢经，将经书放回原处，再度净手，

放下纱帐，离开了密室。

容尘子乃紫心道长高徒，是个守礼君子，行事更是光明磊落、刚直方正。他任清虚观知观多年，门下弟子众多，常年来一直降妖除魔、广济四方，在百姓心中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，平素整个道宗提起这个人，也要竖着大拇指赞一声品行高洁。

然但凡君子，总易受质疑，是以这一晚的清虚观不甚清静。四更天后，一帮道宗打扮的人直逼凌霄山，大有擅闯清虚观的意思。

容尘子得报，微蹙眉头，也不多言，披衣来到山门前。天色未亮，夜雾浓稠。山门前无数火把连成一条长龙。

有人运起传音的功法，声音浑厚如洪钟，“容尘子，你素以正直表象欺瞒众人，如今私掳海皇，是何居心？”

容尘子这时方手持拂尘缓步而来，衣冠整齐，神色从容道：“原来是九鼎宫的掌剑洛阳真人，深更半夜，道友何故擅闯？”

这洛阳真人虽已年过半百，但因修道者善于练气，看上去依旧仿若盛年，再兼之身形瘦小，更显年轻。只听他道：“容尘子，你少装模作样！有人看见你在卧室里私设密室。年初道宗攻进海皇宫为民除害时，你是第一个进到宫中的，海皇栖身的大蚌壳也是你打开的。海族圣泉水尚在，独独不见了海皇，而今你突然建此密室，莫非是想挟持海皇，统领海族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人群中一阵骚动。众人都是道家，涵养甚好。但海皇的下落实在重要，怨不得众人行事反常。

“这……”容尘子眉头紧皱，面上现出了几分难色，“道友，贫道打理一个清虚观已是吃力，又岂会妄图染指海族？”

但是洛阳真人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又岂会听信他一句推脱之辞？他越众而出，直视容尘子，质问道：“哼，那么知观在卧室私设密室，囚禁的究竟是何人？或者知观的卧室，根本就没有密室？”

他笑容微嘲，一双眼睛精光四射。容尘子毫不回避地与他对视，面上呈现出尴尬之色，“密室……确实是有。内中匿人……也是事实。”他哪能不知道眼前情况——九鼎宫的人必定早已将此事查明，否则绝不敢轻举妄动，与其让他搜出来，不如坦白

承认。

果然，那洛阳真人脸上露出了几分喜色，“容尘子，你竟然敢……”

容尘子微微抬手，打断了他的话，“人虽是有一个，但绝非海皇。诸位道友若仍有质疑者，请随贫道入内一观。”

他如此坦率，道宗的人却有些将信将疑。众人随他进了清虚观奉茶，不多时，几个在道宗有些声望的长者在他的带领下进了卧房。房中摆设古朴大方，然而众人哪有心思细看，一心都只想着海皇的事。

容尘子按下山松图，穿过极短的密道，众人都在凝神戒备，只恐遭了暗算。他轻车熟路地点燃了壁灯，一间密室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只见烟罗纱帐、镜台银屏，满室淡香。

重重罗帐内，一个女子正在熟睡。

来者俱是修道之人，乍见罗帐低垂、佳人高卧，顿时便起了回避之意。容尘子微微摇头，反倒撩起纱帐，让众人看了个仔细。里面确实是个女子，着白色纱衣，海棠春睡，恍若沉睡不醒的仙子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说话的是正一道的于琰真人。

容尘子微垂眼睑，“这……晚辈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。”

洛阳真人知道了上当，这容尘子将密室布置成这般模样，只怕早已想好应对之策。他立刻接话道：“哼，这些年海皇深居宫中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。说不定……”于琰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，直接说道：“容尘子，你素来不是贪图权欲富贵之人，但今日之事关乎海皇，不可儿戏。还是解释清楚的好。”

容尘子微微侧脸，“真人，实不相瞒。”他咬咬牙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“她是贫道的……鼎器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，而后几张老脸一齐红到了脖子根。

双修之法、房中秘术本是道家养生练气的法门之一，若单论这法门，倒也算不得邪功。

当然，半夜三更更有觉不睡，聚众前来看人家鼎器的人更加无地自容。更何况人老了，做了太久的正人君子，脸皮也越来越薄了。几位长者出了密室，茶也没喝上一口就铁青着脸走了，走时恨不得用宽袍大袖罩住脸。

好事不出门，囧事传千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就有人向清虚观捐出一大笔香油钱，并

向容尘子讨教房中秘术的修炼法门。来人还自带了两名清纯少女，希望容尘子面授机宜。容尘子羞恼之下，恨不能掘地遁去，而这件事在清虚观瞬间闹得沸沸扬扬——原来我们家知观居然使用鼎器啊。

清虚观小道士们茶余饭后，多了许多谈资……

次日夜间，容尘子带领弟子做完晚课，堪堪入睡，忽感面前一阵异样，他猛然睁开眼睛，右手掐了个诀，正欲印上对方脑门，突然停了手。

他夜间入睡不点灯，卧房里一片漆黑。面前的家伙离他很近，温软的呼吸喷在他脸上，微微刺痒。他伸出手，摸到她柔软若细羽的衣角，顿时就知道，是密室里的那个家伙醒了。

容尘子是个中规中矩的君子，实在不擅长与女子相处，他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她说话，所以他不得不问了句废话：“你醒了？”

那女子埋头在他颈间深呼了一口气，像一只馋猫看见了一条最美味的鱼，“你真香！”

她整个人都趴在他身上，容尘子以手格开她，“饿了？想吃什么？”

她口水都滴进了他扣得严实的领子里，答得倒是坦白直接，且毫不犹豫：“你！”

容尘子将她推开，起身去厨房，临走时想想，又安抚她道：“我马上回来，你别乱走。”

黑暗中一只手扯住了他中衣的衣袖，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容尘子不许，“天色已晚，孤男寡女惹人闲话。”

“啊？那你把灯点上，我怕黑！”

……

片刻后，容尘子的卧室里亮起了一盏油灯，他身后清玄、清素两个弟子捧了两盘糕点、几碟素果进入房间。容尘子在圆桌前坐下来，是想要和她好好谈谈的意思，“贫道道号容尘子，敢问海皇名姓？”

那货坐在桌前狼吞虎咽，半天才抽空道：“汝可称吾陛下。是尔等将本座从海族皇宫里弄到这里来的？”

容尘子一脸黑线，“少废话，名字！”

这家伙在吐出一枚果核之后终于答道：“哼，宵小之辈，冒犯本座已当天诛，竟

然还敢问本座本名？”

这话她说得威风凛凛，当然，如果不是嘴里塞着馒头和苹果、面前堆着一堆果核的话，配上她海皇的身份，想必会有些效果。无奈此刻她两腮鼓得像包子，效果是没有，笑果倒是很明显！

清素捂嘴偷笑，清玄比他老成些，也微弯了嘴角，两个人打小跟着容尘子，是他的心腹，平素什么事都不避讳。容尘子轻咳了一声，这货确实是他从凌霞山一带的海域里刨出来的海皇。前些年海族一直安分，极少在地面上惹事，和道宗的人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。

近两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海族频频兴风作浪。凌霞海域一带渔舟翻沉者不计其数。渔民无法，只得凑钱委托道宗除妖。

道宗也知道这事非同小可，故而联合一起，以辟水珠开路，入到海底一探究竟。而平日甚为警觉的海族竟然显得一片混乱，因而，道宗的人轻而易举地攻入了海皇宫。海底珠宝瓷器无数，道宗众人收获颇丰，但归根到底，最重要的还是海皇！

海皇是凌霞山一带海族的精神领袖，若是能够掌控，说不定便可以控制这个海域的整个海族。届时深海奇珍秘宝，岂不唾手可得？

容尘子倒真是没存控制海族的心思，只是道宗众人品性良莠不齐，一旦海皇落入道宗，必起纷争，届时又是一场道门劫难。这次突袭海族，伤亡本来不大。但抢夺海族宝物时起了内讧，伤亡人数甚至大于战亡人数。

何况海族异动，定有内情，如不查明缘故，只怕海境也不得太平。故而在众人争相抢夺珊瑚珍珠的时候，他抢先找到海皇寝宫，将其藏匿，秘密带回了清虚观。

只是……这货真的是海皇？

容尘子将果核一颗一颗收拾到篮子里，看着桌前风卷残云的家伙，这位道宗圣师多少有点困惑。但他的语气还是十分严肃的，言语之间尚余三分客气，“海族与道宗向来互不相干，近几年为何频生事端？”

周围糕点渣横飞，容尘子自知事态严重，神色冷凝，对面的人却丝毫不觉，“陆上美食，本座多年不曾品尝，仍然美味如初。唔唔，不过这个糕里面再多放点糖就好了！这个果子味道也不错，唔唔，晚两天摘估计味道会更好……”

看来不待她吃饱，是问不出什么消息了。容尘子看着桌上越来越薄弱的两盘糕点，

也发了狠，示意两个徒弟，“去看看厨房还有什么，一并搬来。”

不多时，清玄、清素将馒头、花卷，连带素馅包子都搬了过来。这货吃得肚子圆鼓鼓的，终于一抹嘴，暂缓了进食的速度。容尘子再次咳嗽一声，“海族……”

话刚起了个头，这货不乐意了，一手剔牙，一手还拿着个花卷，“你个仙人木头！本座堂堂海皇在这里，你一不问我吃得饱不饱，二不问我穿得暖不暖，就一门心思地打听海族！海族海族，张口闭口就是海族，到底你是海族还是我是海族？”

容尘子被呛得火起，“你也知道你是海族！你身为一族之主，不思种族兴衰，反倒任由小妖兴风作浪！这些年……”

他历数近年来海族的不是之处，可是半晌无人应答，定睛一看，只见对面椅子上那货靠着椅背，正睡得口水横流。

……

清玄、清素也是目瞪口呆，这这这……有皇如此，海族人民也不容易啊。这样的海皇，真的不会被人推翻吗……

第二天，容尘子天不亮就领着诸弟子做早课，回来时那货还在睡。他摇摇头，吩咐道童不得擅自进入他的卧房，随即又去了道堂。清虚观收留了十来个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容尘子得空便教他们念书、识字。

两堂课之后再回房里，那货还靠在椅子上熟睡。容尘子有心将她弄醒，终究顾忌男女有别，没有扰她。不多时观里来了两个香客，特意找容尘子求平安符。容尘子一番应付下来，就到了午饭的时辰了。

他再到房里，见那货终于醒了。

“你……”容尘子张口欲言，这货却十分不耐，直接说道：“又来了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好吧好吧，海族前些年一直挺好的。后来海龟祭司老死了，换了个祭司叫淳于临。本座对这厮也算是恩宠有加、百般礼遇了吧，但这厮竟然将本座软禁在海皇宫里，还说他要造反！”

容尘子听到终于进入了正题，也微微松了口气，“原来海族还有一个祭司是正常……呃，看样子这些年海族异动是这个祭司在作怪了。”

“可不？嗷嗷，肚子饿了。你们道士就这么待客啊？本座的午饭呢？”

容尘子也不便让她出门，只得再命两个弟子送了饭菜过来，也是有旁人在场，避

嫌的意思。

而那河蚌还在谦虚，“客居在外，午饭就不要太麻烦了。就随便做个葱烧海参、海胆黄、鲷鱼簋笋卷、冰糖木瓜炖雪蛤（以下省略菜名若干）……就行了。”

容尘子嘴角抽搐。

片刻后，清玄、清素从膳堂搬了一桌素菜过来，容尘子也在桌边坐下来。正要举箸，这货已经将他面前的两个盘子清空了。容尘子夹了一筷子豆腐，他自然还是念着正事，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海皇有何打算？”

那货又扫空了两个盘子，百忙之中抽空回了一句：“先吃饭先吃饭，饿着肚子能有什么打算！”

桌上八碟菜，很快就扫荡干净了。容尘子啪的一声搁了筷，“海皇陛下，你的子民如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你竟然……”

一番说教之词尚未出口，这货指着他碗里的白米饭，“你不饿？”她端起容尘子面前的碗，一把扣到自己碗里，沾着碟子里的汤汤水水又猛吃了一气。

一碗饭尽，她搁下碗，终于现了三分忧色，“唉，其实你说得也有道理，近年来海族人才凋零，如今更是奸人当道。本座其实也是食难下咽，唉，连饭量都大减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容尘子气得额头青筋乱跳，一怒之下摔门而去，清玄和清素收拾狼藉杯盘。那海皇却又翻到容尘子的罗汉床上，将被子往身上一卷，做忧国忧民状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然后……她头一歪，果断地睡了。

清玄把桌子擦干净，临出门时看看床上呼呼大睡的货，他一脸感慨，“我想我终于知道海族的祭司为什么要造反了……”

海皇占了床铺，容尘子晚上睡不好，却终是顾忌着她海皇的身份，怕走漏风声，也不敢外宿。好在房中卧榻宽大，他在床边打坐，尽量连衣角也不沾到她。

这货睡相极其不雅，在床上蜷成圆圆的一团，不多时一个翻身，露出一双小脚。她的足生得极美，小巧的指甲上仿佛涂着一层膏脂，泛出珍珠般温润细腻色泽。肌肤更是莹白通透，右脚踝间系了根红色编绳，绳上串了一串精致的铃铛，宛如人间少女般活泼俏皮，全无一星半点海皇的威严风采。

非礼勿视，容尘子侧过脸，微挑被角，将她遮盖严实。

门外有细细的风声，像是风吹过窗纸。容尘子猛然睁开眼睛，伸出右手，指盖微微一屈，从榻边的案间挑了些许朱砂。略略念咒，食指轻弹。只见朱砂激射而出，点点艳红若火光。

窗前竟然飘着几只纸鹤，朱砂一触即着，燃起幽蓝的火光。此火又似冷火，并不牵扯其他易燃物什。顷刻之间，几只欲靠近窗户窥探的纸鹤俱都化为粉末微尘。

容尘子神色凝重，看来道宗还有人心存怀疑。

次日清晨，容尘子刚刚洗漱完毕，就有村民惊慌地跑来，说是自家二弟妹生了邪病，特地来请容尘子。自从清虚观在凌霄山落成之后，附近妖邪大多走避，故容尘子听闻这事，也感到惊诧，就进门更衣，打算即刻前往。

榻上那海皇还在熟睡，她怕黑，睡也不肯去密室睡，总占着容尘子的床榻。容尘子严守礼节，自然不能在房中更衣，只得去了密室。正系着衣带，却见她蹦蹦跳跳地跑进来，白色羽衣轻薄却不透明，让她看起来很纯净。对这位道门圣师，她也不客气，直接就呼其道号：“容尘子，你要去哪里玩？”

容尘子没空理她，“下山。”

她赤着足踏在地上，脚踝上铃铛轻响，其声清悦，“我也要去！”

容尘子对镜整装，如果说前几日他还对这个家伙保持着几分对待海皇的礼貌的话，那么现在已经视她为废物了，“贫道去驱邪治病，你去做甚？”

这货不高兴了，她一跺脚，“不管！我就是要去！”

容尘子一身道袍雪白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似药似花，“下山的路不好走，你去所为何事？何况清虚观乃道门圣地，你于其间出入，让人看见成何体统？”

“我不管！”海皇扯着他宽大的衣袖，大有“不让我去我就不许你走”的意思。容尘子顾忌男女有别，不好伸手触碰她，百般挣脱不开。最后他无法，咬破食指，迅速在掌中画了一个定身咒，二话不说摁在她脑门上。

这下这货终于消停了，呆呆地站着不动。容尘子拿被子将她严严实实裹住，这才抱回榻上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没发现这海皇有任何本事，怕闷到她，又将她的头露出来，这才放下罗帐。

他一去一天，岂料傍晚回来之后，就发现事情不妙了。

容尘子沐浴更衣之后进了密室，就见这货哭成了泪人。那禁咒还没解开，她哭也出不了声音，眼泪把枕头都湿了半边。容尘子顿时有些手忙脚乱。

他自幼出家，若论斗法，他不怕，讲经更是游刃有余。所以若是这货和他动手，他完全能够应付自如；若要和他讲理，他也有一马车的说辞。可是这货一哭他就束手无策了。

他取来湿毛巾将她额前的禁咒擦净，搓了搓手，想半天才说了句：“别哭啊！”

这货仍是躺在床上，丝毫不理他，眼泪淌得更凶了。容尘子啼笑皆非，想想这观中俱是男弟子，平素自己师妹也离得远，实在找不出人安抚她。他手足无措：“我……我去看看厨房有什么吃的，别哭啊。”

他去得快，回来得也快。手里托了几个大托盘，怕清玄、清素看见这情形，也没好叫上他们。年轻人思想跳跃，见她哭成这样，保不齐以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。

他把盘子端到榻前，尽量把声音压低，“啫啫，吃块糕点，不哭了啊。”

那货偏过头，只是哭，什么糕点也不吃。容尘子愁得头都大了，他师尊当年传授师门秘法给他，他独自参悟之时也没有这么纠结。他坐立不安，在屋里走动了一阵，看看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终于咬牙：“好好好，带你出去，带你出去！起来我们下山，去买蜜饯。快别哭了！”

这货闻言，终于有了点反应。她抬起头，眼睛里还泛着泪光，神色将信将疑，“真的？”

容尘子叹口气，道：“真的真的！”

他返回自己卧房，找了件黑色的斗篷给她披上，将她严严实实地遮好。海皇低头嗅了嗅那斗篷，衣服是他穿过的，沾染了他的味道，其香似药似花，美味得紧。她睫毛上还隐隐带着水汽，眼睛却又笑得仿佛初升的月牙。

凌霄山说高也高，普通人下山少说也要走一两个时辰。但容尘子的脚程自是不同。但身后那货久居海洋，对山上花花草草都觉得新鲜。晚上她眼神也好，经常见着个蝴蝶都走不动路。

山上有刺梨子熟了，黄澄澄的。她兴高采烈地问：“容尘子，那个可以吃吗？”

容尘子一看，得，这也别下山了，估计在山上转转已经不错了。这样一想他也松了口气，“能，只是扎手。贫道去摘，你在下面等着，别乱跑。”

那货转了个圈，足上的金铃丁零作响，“啊啊，我要那个最大最黄的！”

容尘子摘了好些刺梨，左右看看无人，解了束腰的腰带。那腰带展开来很宽，他将刺梨全部兜里面，纵身跃下来。那货跑过来，抢先尝了一个。刺梨味道酸中带甜，又微微有些涩，是很爽口的野果。

容尘子摸着刺梨上面密密的小刺，也不吱声。见她半天不说话，终于开口问：“如何？”

这货咂了半天嘴，“还行，就是有点扎嘴。”

后面的路程，容尘子就专门把海皇往有野果、清泉、乱石的地方带，发现她玩得高兴，也就把要下山的事儿给忘得差不多了。见到山泉，这货很开心，脱了斗篷，翻身滚到瀑布里，瞬间变成了一只四尺来长的大河蚌。

容尘子百思不得其解，一只河蚌，它到底是怎么修成海族的？最后竟然还成了海皇。

这简直就是个不解之谜。

容尘子正费解，突然周围一阵厚重的妖气冲天而起。他第一时间是去看瀑布里的大河蚌，那货似乎也察觉到不对，正惊疑不定地四处张望。

不是她。

容尘子一手暗暗掐诀，不多时夜空中一团白色的雾气缓缓凝结成一个人形。看影像倒是个妙龄女子，声音却忽男忽女，“素闻容尘子道长严持道义，不近女色，原来也不过欺瞒世人而已。”它飘到容尘子面前，转而又换了轻柔女声，“道长这般的品貌，什么样的妖怪找不到，居然找了只蚌精。”

容尘子不胜其烦。

他乃禄存星君转世，生来即具神之血脉，其血肉香味对妖物而言具有绝大的诱惑力，更有一说，据传得食神仙肉者，可长生不老。所以历来他周围就有妖怪无数，为了尝到这神仙肉，虚情假意者有之，出手强夺者更不在少数。

先有其师百般保护，日子久了，容尘子也练就了一身的本领。如今再见到这些

妖物，不论其本体再如何美艳，他也难生半丝杂念了。

眼见雾妖越走越近，他右手屈指微弹，突然祭出宝剑，那雾妖往后一退，声音又变成了粗哑的男声，“道长好无情，可以带蛙精出来共浴，就不肯让人家近身半步。人家哪里不如这蛙精啦？”

容尘子额前泛起无数鸡皮疙瘩，飞剑凝出一道金光。瀑布中的河蚌这时候已经爬到一块巨石上，旁边还搁着容尘子的腰带，腰带里面包着半包刺梨子。她重又化为人形，用腰带将刺梨上的刺抹干净，丢了一个到嘴里，还捣乱，“容尘子，它要同你洗澡，你就先同它洗嘛。”

容尘子不理她，和雾妖战成一团。他以金光困住四方，但雾妖本不是实体，它散为雾气，很快逃离。临走时以低哑的男声留下一句经典台词，“容尘子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！”

那河蚌坐在巨石上，一边吃刺梨子一边乐。

第二天，清虚观有弟子行戒礼。容尘子接连几天没有睡好，却仍是强打起精神，主持斋戒之仪。这是入道之礼，清虚观素来看重，场面也极是热闹。

仪式开始之前，还得先活跃一下气氛，清虚观众人全部到场，由主持法师领唱经文，光唱不热闹，还要配上乐器，除了钟、磬、铃等法器，还有笙、箫、笛、二胡等，搭配齐全。

河蚌觉得很有意思，趴在道场旁边枝叶繁茂的桃树上偷看，听得心花怒放。容尘子望了她一眼，仍是肃首唱经，倒是心无旁骛的样子。

音乐用了《三皈依》，容尘子唱腔婉转，并不拘泥于曲谱，花音极多，倒是十分悦耳。待经文唱罢，受戒弟子上前听训。

道门戒律甚多，什么《太上老君戒经》、《老君音诵戒经》、《三洞众戒文》，等等。那河蚌先前还勉强听着，到后来就跟听催眠曲似的，小脑袋开始一点一点不断磕头。

待容尘子讲到三皈五戒的时候，她终于趴在树上睡着了。

“第一皈身，太上无极大道，永脱轮回，故曰道宝……”容尘子衣冠如雪，举止庄重肃穆，树上那只大河蚌睡得天昏地暗，不知人间天上。

“第二皈神，三十六部尊经，得闻正法，故曰经宝。”容尘子音色低沉，那些道